

填 充 元 旦

●张凌云



闲情偶寄



新的一年近在眼前,再一次想起有位大学好友30多年写过的这个题目。也正是这个题目,在新年即将来临的时候会警醒我,又将告别既往,你拿什么来填充元旦呢?

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二十岁时,常会为赋新词强说愁,念叨起朱自清的《匆匆》:“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,你聪明的,你告诉我,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”。三十岁时,还会暗自多一分庆幸,认为自己还没到蒋捷“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、断雁叫西风”的年龄。而今到了知天命之年,虽然心里默

认了俞平伯的《中年》:“当遥指青山是我们的归路,不免感到轻微的战栗。可是走得近了,空翠渐减,终于到了某一点,不见遥青,只见平淡无奇的道路树石,憧憬既已消释了,我们遂坦然长往”,但内心还有些怅然若失,总没有那么云淡风轻的。

2023年似乎过得太快。或许是疫情结束后抱有太多的期待,或许是年复一年时间像行驶在开阔原野的列车,越来越带有让人不易察觉的加速度,有些感觉还没进入高潮,却已经煞了尾。其实许多年份都是这样,人心总是容易懈怠的,始终保持激情澎湃的状态极难,卓尔不群如陶公,在表露“刑天舞干戚,猛志固常在”豪情的同时,亦有着“荏苒岁月颓,此心稍已去”的慨叹。若论成绩,这一年太过平庸,升官发财既非吾愿自当绝缘,全年省刊以上发表作品不足10篇,相比去年几乎减半。更主要的是,进取

精神不足,多年的写作生涯又进入了新的瓶颈期。

前些日看了一篇有关尼泊尔的文章,配以各式图片,颇有感悟。尼泊尔并不是个发达国家,但大凡到此旅行的人,都会钦羡这个国度人们的从容达观,“很羡慕他们脸上简单而幸福的笑容。尽管物质条件并不宽裕,他们的精神世界却坚定而富足。也许是因为信仰,也许是与信仰无关的那些东西,每个人都仿佛活得如同热带植物一般丰盈繁茂”,是的,许多时候,我们活得太累,活得不快乐的根源,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羁绊和束缚。

包括我们所谓的精神追求。譬如写东西,应顺从内心自然地呼唤,不能为了某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反为其累。年岁既长,精力肯定不如年轻人,身体健康更为重要,何况既然把自己定位草根,成为名家更不可能,那就不必给自己苛求太多

任务,体验想写就写的快意写作足矣。

听过一堂心理学讲座。主讲者不是名家,但有两句话颇具哲理。“把家收拾好,把心安顿好”,看似平淡无奇,却豁然开朗。世间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,归根到底在于我们的心如何去辨认,如何去担当。若能给心灵撑一副支架,寻一泊港湾,那么,我们就能化繁为简,去伪存真,再多的雨雪风霜也能迎刃而解了。

所以,我给新一年的元旦郑重地写下“简单”二字。因为简单,我才会看明白最需要做的是,最适合做的事;因为简单,才会放弃那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;因为简单,才会笑着风云,吟啸江湖,更深刻地体味“大自然是灵魂的反面”这话的精彩。冰心曾说,人生从八十开始,我不敢比肩先生,那么,我就从五十开始,用简单去筛下新的选择和希望,去丈量苦痛和快乐的距离。

想了想,得提前准备一点词汇用来元旦节后发朋友圈。

比如,“时光如味,岁月沉香”,又比如“念念不忘,必有回响”,还比如“筚路蓝缕,玉汝于成”……最终,我还是喜欢苏东坡那句“用舍由时,行藏在我”,出自他的《沁园春·孤馆灯青》,意即:是否受到重用在于时势,是否积极进取却由我们自己决定。虽然苏东坡写的是他当时的仕途心境,但在在我看来,世间万事,何不如此呢?

我们常说小确幸,大都有谦虚成分。实际上,谁不希望万事如愿、事事遂意?苦中作乐,风雨彩虹,劫后余生,有过去,有过去的痛楚,才期许未来,期许不一样的未来。所以,莎士比亚在剧本里写道:“凡是过往,皆为序章。”告诫我们不要沉溺于过去,而是要把握当下,面向未来。

年年岁岁,岁岁年年。年岁只是时间的计量单位,“元旦”或者“除夕”,以这样特别的节日来区分平日,赋予它们特殊意义,于是我们对它们便有了情感上的超重视与仪式感。西方年在元旦,中国年在春节,习俗而已,节日而已,平常日子而已;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人生三万多个日夜中的一天而已。

日子只会更迭,无论原谅过往,淡忘昨天,还是策马奔腾,憧憬后天,它都不会留下任何痕迹,即便要强留,那也只是驻在人的心思里,回忆里,旧梦里,或甜蜜,或悲伤。生命的意义在于好好活着,好好活着才能体会生命的意义。物质的、精神的、真实的、虚幻的,荣华富贵的、粗茶淡饭的……

人其一生,事事如意怎么可能?生活本就酸、甜、苦、辣、涩这般滋味,人间也不过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这些琐碎,尝尽这些味道,我们才不枉世间潇洒走一回。每一天,有每一天的偶然,或喜,或忧,或快,或慢,或无常;每一年,有每一年的巧合,或得,或失,或明,或暗,或无序。把这些看似正常,又心有不甘,略有遗憾的平凡放到岁月长河,它刚好构成一年的365天,构成每一个人不一样的一生。你接受,不接受,它都在那里;最终,我们都是宇宙里一颗可以忽略不计的尘埃。

和去年说“再见”,和来年说“你好”,这是辞旧迎新最好的诠释。新闻稿会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祝福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:山河无恙,人间皆安。我们普通人自然有普普通通的心愿,家人健健康康,朋友平平安安,工作踏踏实实,自己快快乐乐。这,实在又实用,温馨又温暖。普通人的小心愿,再小,也是一种力量。

庄子说:“人生天地之间,若白驹过隙,忽然而已。”知命不惧,日日自新,人间值得。2024年的未知和挑战,在你之间,在我之间,在我们自己每一天的行动和决定中。

新年快乐!
我的朋友们。

忽然而已又一年

●龙建雄



元旦原本是除夕

●关鑫

说起来“元旦”这个称谓,原本指的竟然是旧历年。

“元旦”即“初始之日”,《晋书》:“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,其时正朔元旦之春。”中国古代曾以十月、冬月、腊月首为元旦,汉武帝始以夏历正月初一为元旦,并沿用下去,一直到清朝末年。

作为农业大国,每年立春日,不论民间还是帝王都要祭祀春神祭祀祖先,虽然古代的“元旦”不一定在立春日,却是参照立春日而靠近的新月(初一)出现的日子而确定。“元旦”既代表季节中春的开始,同时新月也开始生长。宋代吴自牧《梦粱录》中有:“正月朔日,谓之元旦,俗呼为新年。一岁节序,此为首。”一切都处于起点,一切都在准备萌发——元旦,这是个辞旧迎新的日子,一元复始,万象更新。

清《帝京岁时纪胜》里有这样的文字:“元旦,除夕之次,夜子初交,门外宝炬争辉,玉河竞响。肩舆簇簇,车马骈骈。百官趋朝,贺元且也。闻爆竹声如击浪轰雷,遍乎朝野彻夜无停。”元旦,即除夕之夜,帝京一片繁华,热闹非凡,举国同庆。寻常百姓也充满了期待。把“元旦”这一称谓强加给公历年的,还是在中华民国时期。

公元1911年,辛亥革命胜利,建立了中华民国。为了“行夏正,所以顺农时;从西历,所以便统计”,决定使用公历,并规定阳历1月1日为新年。

1914年1月,又颁布法令规定农历的新年为“春节”,正月初一被剥夺了原有的名称“元旦”“新年”,这些名词被转给公历的1月1日。后来,还颁布废农历禁令,严禁私售农历,新旧历对照表。严令京内外各机关、各学校、各团体,除国历规定者外,对于农历节令,一律不准循俗放假。将农历年节应有之一切热闹娱乐举动移至国历新年元月内进行。

几千年的传统节日,怎么可能凭借强制规定就取消了呢?人们依然过旧历年,这个规定后来也就不了了之。

目前我国实行双历并行——既与世界接轨,又保持自己的文化传承。因此,我们既过新年、庆元旦,又隆重地于除夕夜与家人团聚守岁,过大年。

走进元旦

●丁梅华

悬挂在枝头的问候
被一场雪打上印记后
便有了一种舞台
荡漾生息不熄燃的涟漪
打写在村庄的感动
找不到残留在掌心的见证
一朵迎春花便从窗台探出脑袋
结满阳光的思绪
掩饰了眺望远方的疲惫
雪地上的诗行
在琴弦上变得刻骨铭心
轻盈脚步响彻明亮的夜空
月光撕碎的表白
用纯粹乡音和故乡对话
烟火五颜六色的绽放
渗透仰望的笑容和欢呼
渗透新年悠远梦境的约会
被季节轮回吟唱的歌谣
充满青春的激情和喜悦
久违的团聚氛围
在幸福的眼神中一点点的蔓延

新夜

●余缘友

星光点亮今岁的夜
家人闲坐在炉火小憩
回望这一年来的忧喜
不过是炉中雾气,皆为序章
几株金桔站在门前迎客
是果实也是芽胚
生命的料峭在春寒后
又焕发出别样的生机
眼前是黄叶卷风起
心中却把草长莺飞忆
崭新的诗篇,从落笔那一刻起
便在时光的流里,一泻千里
只盼花归枝头
只念灯火如旧,人相守
在百转千回际遇里
不负每一岁的虔诚之行



新年你好

●李安宁

你在厚厚的雪地上
写下的宣言是新的
路都是用脚踹出来的
你在冰冻的河流里
播下的方向是新的
它们要齐心协力流向春天
你在高高的天空里
刻下的标尺是新的
只有雄鹰的翅膀才能抵达
你在午夜敲响的钟声里
翻开的扉页是新的
它们只属于勤奋和努力者
是的,新的,新的
那些鞭炮噼里啪啦的笑声
是新的
那些绽放在蜡梅上的笑脸
是新的
那些在一张车票上启程的脚步
是新的
我这一台装满岁月的旧电脑
也要果断地按下重启键
说:新年你好

悠远的钟声

●白俊华

钟声响起的时候
我们可以张开有力的臂膀
不是拥抱夜晚,而是
迎接翌日明媚的阳光
钟声只是善意的提醒
现在,天气依旧寒冷
而存储于内心的火焰
永远不要停止燃烧
当曙光所及,那些花
舒展泥土的温柔
我们会感受春天的强大
日子已翻开新的一页
而悠远的钟声
还在我们的体内缭绕
并以渐次消融的方式
告诉世界
天越来越蓝了
空气也越来越潮湿
从今天开始,心事萌动吧
并悄然拱出鲜嫩嫩的芽儿
当新年如期而至
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
告别枯萎,感知新绿



元旦

